

## 第一章 傻丫頭的轉變

看見在樹下等人的蘇丫時，村裡那些頑劣的孩子們又嬉鬧了起來，因為他們知道，蘇丫正在等孫安。

十八歲的孫安在村子裡可是很有名的，不只是因為生得清俊，他還自幼聰慧，小小年紀就通過了縣試、府試，整個村子裡的人都知道，他是這一屆院試最有希望考上秀才的童生。

這樣的孫安當然是村裡很多姑娘們暗自傾慕的對象，而這些姑娘之中也包括了蘇丫。

蘇丫是個傻丫頭，人雖傻，但眼光很精準，從小就認定了孫安，總愛糾纏著他。孫家只有寡母孤兒，孫安的母親劉氏厭惡透了這個老是纏著自己兒子的傻丫頭，可蘇丫就是個傻的，她能怎麼辦？把人送官？

孫安實在被糾纏得受不了，所以只要遠遠的看見蘇丫，他就會想辦法躲開，就像今天一樣。

然而那些頑劣的孩子就愛看笑話，眼見孫安躲著走，再看蘇丫沒發現孫安，便又叫又喊的提醒著蘇丫。

而後，孫安就被蘇丫抓住了。

「陪你、一起走。」

孫安看見蘇丫那傻笑就有氣，發現她抓著他的手臂要挽進懷裡，他想用力抽出來，沒想到她的力氣還挺大的，他終於動了怒，用力地推了她一把，還手腳並用的踢了她一腳。

蘇丫一時沒站穩，咚一聲跌坐在地，可能是屁股摔得疼了，扁著嘴大哭了起來。儘管蘇丫的娘親葉氏一早起來總會給女兒打扮得整整齊齊的，可蘇丫常常用不了半天時間就把自己搞得像在泥地裡打滾過一樣髒，兩條小辮子冒出了不少雜毛，黑糊糊的泥垢遮掩住她那張清秀的臉龐，本來若哭得好看一些也是我見猶憐，但她哭得驚天動地的，一臉糊了泥巴、鼻涕、眼淚，看起來實在嚇人。

孫安自然不可能憐香惜玉：「哭什麼哭，被妳糾纏不休的我才想哭！我告訴妳，從今天起不准再在這裡等我、不准碰我、不准接近我，要不然我見妳一次打妳一次。」

他說完這段狠話，轉身就逃跑了。

其實孫安也不是壞人，他實在是被糾纏怕了才會對蘇丫撂狠話，如今的他想不了太多，只要能逃開蘇丫，他可以說任何狠話。

蘇丫原本被孫安惡狠狠的模樣嚇著，但看他轉身就跑，傻傻地又跟了上去。

她越追，孫安就跑得越快，她哪裡追得上他，一下子便落後得遠遠的，而後村子裡的幾個小惡霸突然圍上來，她被擋住去路，徹底追不上了。

孫安一直跑、一直跑，連頭也不敢回，直到身後沒有腳步聲跟著了，這才敢偷偷回頭，沒看見蘇丫，便停下來喘著大氣。

旁邊有輛路過的馬車，半掩的窗裡坐著兩個人，一個是看來氣質雍容的婦人，一個是面色清冷的年輕男子。

年輕男子往窗外看去，正好看見了孫安賣命逃跑，而後停下來喘氣的樣子。年輕男子並不願意搬到這鄉下村莊來住，他名下的產業離這裡最近的都在十幾里外的縣城，但母親說了長溪村清靜，想來這裡養老，他也只能跟著母親來了。總之，都好過住在以前那裡，那裡有糾纏不休的人。

馬車停在一處宅子大門前，那宅子看起來雖然陳舊，但院子裡亭臺樓閣樣樣不缺，看得出來剛建好時應是不錯的宅子。

尹夫人看著兒子打量的樣子，笑著安撫他，「這不趕著住進來，所以還沒整修，有幾個院落維持得不錯，咱們暫時住著，等整修好了再搬進正經的院落去。」

「一切聽從母親安排。」

「你……會住下來吧？」

「嗯，我會先休息一陣子看看後頭的情況，府城那邊我已經徹底交給管事去處理了，以後就不去了。」

尹夫人想起他們離開府城的原因，不由得嘆了口氣。雖然離開住了十多年的地 方，但她一點也不覺得可惜，只要為了兒子好，她可以說搬就搬。

「現在宅子裡還沒有僕人，我們由府城帶來的人也不多，我已經讓人牙子帶人過來，你要不要挑個隨從？」

「隨從就不用了，對了，這陣子我不想人煩我，我院落裡先不派新人。」

「好，聽你的。」

母子倆說話的過程中，僕人們已經俐落地開始卸箱籠了。

這座宅子位在村子最主要的一條路上，平日裡經過的人不少，此時，大老遠的聽見有人喊著，「快點！快去蘇老頭家告訴蘇大，他家蘇丫掉進水裡，剛剛被撈起來，沒氣了。」

「什麼！怎麼會這樣？蘇大一家子可疼蘇丫了，這下可不好。」

尹夫人聽見了，為那個不曾謀面的姑娘惋惜，連大名都還沒取，肯定是個未及笄的丫頭，小小年紀就這麼落水沒了，怎不可惜？

她回頭看了兒子一眼，只見他望向村民指的地方，站著好半晌，最後才轉身收回了視線，「母親，我先進去了。」

「好，先進去吧。」

尹夫人是最知道兒子的，心地善良又熱心，聽到這樣的消 息怎可能如外表看上去的那樣冷淡，還不就是一朝被蛇咬……

罷了！在鄉下休息一陣子，或許他能想開也說不定。

「噯，妳們聽說了嗎？那個蘇丫人都死透了，扛回家的路上居然突然醒了，大家都說是被妖魔鬼怪給附身了。」

「小聲點，沒見蘇大媳婦在前面走嗎？」

幾個拿著大木盆由溪邊洗完衣裳回來的婦人碎嘴著，後面說話的婦人雖把聲音壓低了，但葉氏還是把那些閒言都聽了清。

「這蘇大一家子也真命苦，攤上那樣的家人也就罷了，好不容易生個蘇愷聰明伶俐，好好養以後也有盼頭，硬生生給蘇大那個老爹後娶的繼母給壓了下來不許讀書，生了老二又是個傻丫頭，苦日子可沒個頭了。」

「那傻丫頭死了就罷了，現在也不知沾了什麼不乾淨的回來，禍害他們蘇家也是他們的命，可別給咱們村子添了晦氣。」

葉氏聞言只能暗自生著悶氣，有很多事她無能為力，有這樣的婆家是她的命，所幸他們夫妻和睦，有什麼辛苦的一起擔，日子倒也不難熬。

她不在乎別人怎麼說蘇丫，她這個做母親的，只要女兒能活回來，她什麼都不在乎。

葉氏打起精神扛著木盆回家，家裡還有很多事要做呢！

其實那些碎嘴的婦人倒是說對了，蘇丫是活了，卻不算完全回來，裡頭那個芯已經換了，換成承襲了蘇丫記憶的另一個女孩。

蘇沐暖不知道是第幾次看手中的鏡子了，整整七天，任憑她看再多次，都沒能把她的臉給看回來。

她想過自己一定是在作夢，所以總是逼自己睡覺，可真的睡著了，又總是作著詭異離奇的夢境。

她的夢中交雜著出現兩段人生，有一部分人生是她很熟悉的，她出生在二十一世紀，二十多歲的她事業有成，有疼愛她的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，身為獨生女的她從小就是天之驕女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。

她在自家那一大片土地上開設了一間民宿兼休閒農場，善用她農業經濟學系的背景，經營得如魚得水。

而另一部分的人生她很肯定自己沒經歷過，可又真實得好似是她的記憶一般，她覺得這一段人生裡的自己似乎懵懂得像個孩子，比如她有餓哭了的記憶，以她如今看來，她能理解是因為家中窮苦，所以很難吃飽，可在夢裡，她只知道哭著向娘親要吃的，看著娘親無奈地偷偷哭泣，她也不懂得體諒，只曉得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。

兩段人生裡她都擁有十分疼愛她的家人，可是那段明顯發生在古代的經歷，她無法用任何科學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在她的夢裡？為什麼她會覺得那是自己的記憶？

總之，這兩個夢境都是以溺水作為結束。

二十一世紀的自己會死是意外，她是在一次颱風夜巡視農場時，不小心跌進池塘裡溺水淹死的，而在古代的自己會死卻是謀殺，她是跟一群小屁孩拉拉扯扯後被推入水底淹死的。

在她溺水的時候，她看見那群小屁孩還站在岸邊看，沒有撈她起來的打算，可她不太記得推搡她的人是誰，倒是她「死而復生」後發現自己手上抓著一片殘布，那肯定是從害死她的那個孩子身上抓下來的。

七天了，蘇沐暖用盡任何科學說法也無法解釋自己為何身在古代，也用了七天來讓自己死心，知道自己大概是回不去現代了。

這就是電視劇裡常看見的穿越吧！要是這裡有手機，她一定會拍張照放在她那座農場的 IG 上，然後寫上一句——

嘿！想不到我穿越了，而且還回春到了十五歲。

想到農場，蘇沐暖嘆了口氣，發生了命案的農場，不知道還有沒有遊客敢來？爸媽年紀雖然才五十多，但經營農場也不知道會不會太累，還有……他們白髮人送黑髮人，該有多傷心？

至於爺爺奶奶……年紀那麼大了，看見她的浮屍在池塘裡，不知道承不承受得住？

蘇沐暖想到這裡，視線便一片模糊，眼淚由眼眶滑了下來。

「丫頭，妳怎麼了，不舒服嗎？怎麼哭了？」

蘇沐暖用力地將眼眶裡的淚眨出，就看見眼前這個十分關心她的婦人，記憶告訴她，這是她在古代的娘親，十分溫柔，完全沒有古代重男輕女的觀念，將她疼若性命。

「沒事，就是眼裡進沙了。」蘇沐暖說完，不意外的看見葉氏瞪大雙眼看著她。她知道為什麼，不是因為她用這種老掉牙的藉口，而是她居然能口齒清晰的說完一句話，即便這句話只是短短幾個字，因為以前的蘇丫是沒這口條的。

想當初剛醒過來那日，有人在她床邊罵她——

「我說發現她是傻子的時候就該把她賣了，你們還寶貝得跟什麼一樣養大，要不是她是個傻的，能掉進水裡？死就死了，直接扛到後山亂葬崗丟就好了，你們還抬回來說要辦喪事，辦喪事得花多少銀子啊？現在好了，沒死成，喪事不用辦了，結果又是看郎中，又說要吃藥吃好一陣子，那得多少銀子啊！就是個賠錢貨。」蘇沐暖搞不清楚狀況，傻在富場，倒真跟蘇丫一樣像個傻子。

她醒是醒了，但這七天並沒有開口，不是不想說話，而是她覺得只要不要摻和進蘇丫的人生，她總能睡一睡又回去的。

可她一天一天照鏡子，臉是蘇丫的臉，身體也是蘇丫的身體，如今終於認命，這才願意說話。

葉氏在驚訝過後就是說不出的欣喜，本來閨女救回來後他們一家還在慶幸，怎知她醒了之後一連七天一聲不哼，他們都要以為這次溺水讓丫頭變得更傻了，如今她終於開口，話還說得這麼清楚有條理，葉氏怎麼會不欣喜？

她開心得不得了，把女兒摟在懷裡，可還來不及說什麼，就聽見外頭傳來咆哮聲，還伴隨著猛烈的拍門聲。

「老大家的，妳還不去做晚飯，是打算等會兒讓一大家子喝風吃土是吧！」

蘇沐暖皺了皺眉頭，這聲音她這幾天聽熟了，據說是祖父的續弦，她的爹爹是祖父的第一任妻子生的，而這一位祖母嫁來後生了二叔。

這位祖母嗓門可大了，整天不是罵爹爹就是罵娘親，這七天她在房裡，祖母的聲音總是從外頭鑽進來，吵得她頭疼。

顏氏用力推開門時，看見她們母女抱著一起哭就來氣，「整天哭哭哭，家裡都給妳們哭倒楣了，快出來做飯！」

「好的，婆母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顏氏見葉氏連忙推開蘇沐暖站起身，這才勉強滿意地轉身離去。

葉氏還想再跟女兒說些什麼，可又怕不立刻出去，等等婆母又進來罵人。

蘇沐暖看出了她的為難，微笑著說：「娘，我沒事，有什麼事等吃過晚飯我們再說。」

「好。」葉氏見蘇沐暖又說出了一段有條理的話，高興得眼淚又忍不住落下，「等會兒妳爹回來，我就跟他說妳病好了，他一定很開心。」

「娘，妳可以跟爹說，但這件事就我們家裡的人知道，我說的我們家，指的是咱們大房，妳懂嗎？」

「我懂，可為什麼？」

「不為什麼，我要找個機會把那個老巫婆嚇死。」

葉氏先是愣了愣，而後終於把「巫婆」這個陌生的詞搞明白，不知該氣還是該笑，拿食指輕輕戳了蘇沐暖的額頭幾下，「沒大沒小的。」然後，她想起了什麼，對著蘇沐暖說：「丫頭，回頭別在妳爹面前這麼喊奶奶，妳爹他孝順，雖然妳奶奶她……」

葉氏說不下去了，女兒現在看起來是不傻了，但她能明白續弦的意思嗎？萬一她不明事理，喊出一句「奶奶又不是親生的」，那她可有苦頭吃了，所以便說不下去了。

蘇沐暖當然明白其中關竅，當即裝乖討好起來，「我知道了，娘快去吧，等等又挨祖母的罵可不好。」

把葉氏送出去後，蘇沐暖這才起床好好打理自己，幸好她大學時玩過

COSPLAY，穿古裝她不會，髮型倒是能梳幾個，所以不像記憶裡的蘇丫，總要等著葉氏來為她打理。

這七天她順了順蘇丫的記憶，結合賴在床上這些天聽到的，已經把蘇家這一大家子摸了個仔細。

蘇家人丁不算多，蘇丫的祖父人稱蘇老頭，當年原配死都還沒一年蘇老頭就續弦娶了顏氏，說什麼家裡的活兒總得有人做，就為了掩飾老婆才剛死他就跟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事實。

蘇丫的父親蘇大娶了妻子葉氏，先生了兒子蘇愷，又生了女兒蘇丫。蘇丫今年才要及笄，所以還沒取大名，不過鄉下人家沒那麼講究，小名被叫了一輩子的女子也不是沒有。

顏氏生的兒子蘇二娶了妻子周氏，顏氏寵兒子，對蘇大的婚事毫不上心，對蘇二的婚事可是關心得很，不管鄰里閒言，讓蘇二早在哥哥之前娶妻，所以周氏生的大兒子蘇嘉比蘇愷的年紀要大，而後生的大女兒蘇和也比蘇丫年紀大，最後再生了二兒子蘇萬。

蘇家的家境並不是真窮到家徒四壁、一貧如洗，家中有幾塊良田，收成繳了稅後

能夠養活一家子，雖無富餘，但吃飽肯定行。奈何掌家的顏氏氣量小又偏心，對蘇大是盡其所能的剋扣，剋扣下來的部分全給自己的兒子過好日子，這才有了蘇丫記憶裡那餓肚子的事。

本來蘇老頭這個一家之主若公正些，蘇大一家的日子也不至於這麼難過，然而蘇大很老實，不會說什麼好聽的話，而蘇二油嘴滑舌又會討好，再加上顏氏的枕頭風，蘇老頭對蘇大也就不甚在意。

蘇大、蘇二沒成親前，顏氏還會做點家務，後來蘇二娶了周氏後，婆媳兩個還互相分擔，可自葉氏進門後，顏氏及周氏就再也沒下過廚、做過家裡的活兒了，全都交給了葉氏。

蘇沐暖嘆了口氣，她這對爹娘還真的是蘇家的受氣包兼長工，種家裡的田被剋扣不說，賺外快還得上繳六成到公中，難怪蘇丫老是餓肚子，這可是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啊！

蘇沐暖知道自己是回不去了，可難道她真要在這個家裡一窮二白的活下去？

想到這裡，蘇沐暖打開了蘇丫的五斗櫃，開始挑一些還能看的衣服。

在鄉下地方沒出息，若是這裡待不下去，她就要想辦法離開這裡，進城找個工作。蘇沐暖才整理到一半，就見兩個人急匆匆的衝進房間，一看見她便開心地上前摟住她。

那是她的爹及大哥，蘇大及蘇愷。

蘇沐暖實在不能適應，古代人不是男女授受不親嗎？就算是父女兄妹好了，也不興一見面就抱上來的這種招呼方式吧？

「丫頭啊！妳娘說妳病好了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嗯，我不傻了。」

「爹，丫頭這真是因禍得福啊！」

咦？這個哥哥還會說成語，應該不是完全不識字，看來爹娘人窮志不窮，蘇丫是傻的不能習字，但至少蘇愷是讀過書的。

不過……蘇沐暖雙眼滴溜溜地看了房中一圈，以她家的家境，蘇愷大概也就識得些必要的字就難以再繼續學了，古代的筆墨紙硯是很貴的。

兩父子感嘆了一番後終於放開她，接著，蘇大由懷中拿出了兩個肉包子，塞進蘇沐暖的手中，「妳先墊墊肚子，這樣晚飯就不用吃太多了。」

蘇沐暖傻傻的看著包子，想到蘇丫上了飯桌總是被顏氏嫌棄，說她坐在飯桌上，傻得連口水也盛不住的樣子看了就倒胃口，兇狠地把她趕下桌，所以蘇丫常常餓著肚子。

蘇沐暖摸了摸包子，還是熱的，想必是蘇大藏在懷裡帶回來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鼻子有些酸。

接著，蘇愷又由懷中拿出了小玩具，是一個木刻的小人，四肢能夠轉動，雖然是很簡單的機關構造，但在古代也算是一門技藝了。

蘇沐暖撥了撥小人的手腳，小人便手舞足蹈起來，「這好新奇，大哥怎麼會做？」

「妳忘了，教我識字的老爺爺年輕的時候是工匠，是他教我的啊。」

「是啊，妳大哥不只會做些小東西，實用的用具也會做，妳的五斗櫃就是他去撿廢材回來做的，妳忘了？」

不是她忘了，是這種事蘇丫根本不懂，「我以前是傻的嘛，怎麼會知道這種事。」

「現在不傻了，以後有什麼問題就問我們。」

「好。」

蘇沐暖一手拿著包子，一手拿著小人，不只鼻頭酸，連眼睛都發酸了。

「其實病沒好也沒關係，妳能回到爹身邊就夠了，爹和妳柳叔把妳給抬回來時，看著妳蒼白的臉，心都要碎了，我的寶貝女兒怎麼就折在溪水裡了，明明妳那麼怕水的啊！」

聽他說完，蘇愷也抹了把淚，「我看見妳時，覺得自己好像也沉在水裡，沒法呼吸。」

當初知道妹妹是傻子的時候，他就把她當成了自己的責任，不是負擔，是一種疼惜，因為他知道只有爹娘及他會疼妹妹，未來可能沒有婆家要她，所以他得加倍的疼愛妹妹。

來到這裡，蘇沐暖不是沒有怕過，畢竟是完全陌生的環境，但看見他們這麼疼愛自己，那種孤單感倏地消失了，因為她在這個世界不是孤獨的，她有家人，而且還是十分疼愛她的家人。

蘇大這時看見了她拿出的衣裳，不解地問：「丫頭啊，妳收拾衣服做什麼？」

蘇沐暖怎麼說得出口她是要為離家做準備？而且現在……她低頭看了包子及小人一眼，才道：「沒什麼，我在整理一些衣裳，我現在好了，能給自己梳洗，不能再麻煩娘親了。」

聽見女兒又說了一句懂事理的話，蘇大開心得紅了眼眶。

「好了，爹，咱們先出去吧，一會兒祖母覺得咱們進來太久很奇怪，會闖進來的，那丫頭可就吃不到包子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們先出去。丫頭啊，妳先把包子吃了，乖！」蘇大說完就帶著蘇愷離開。

蘇沐暖又想哭了，原來她離家這麼遠，還是能有親情的……

倘若她能去外頭掙錢……珠玉在前，穿越小說那一套拿出來用不就好了，她在現代都能三十不到就成了農場與民宿的主人，擁有超前一千年的知識，還不能在古代發家致富嗎？

她不走了，她要留下來，她要在古代成為大地主、大富婆！

## 第二章 落入陷阱中

在山坡上採野菇的蘇沐暖忍不住又罵了一次會相信穿越小說的自己。

她穿來的這個朝代叫周，但是這和她在歷史課上學到的朝代不同。不過很多文物、發明都是一樣的，至少……她想拿來賺錢的那些發明早就有了。

「什麼賣醬油賺大錢，賣冰發家致富，古代早有類似的東西，我怎麼會忘記〈清明上河圖〉裡就有畫賣冰的小販了？」蘇沐暖抱怨一句，一邊挖起一株野菜。

都怪老巫婆剋扣大房用度，她再餓下去可不行，看看現在這身軀，臉長得還可以，

可這洗衣板的身材，比海平面還要平！

所幸她野菜、野菇認識得不少，便跑來山上挖野菇、拔野菜，想要晚上偷偷加菜。這幾天蘇沐暖出房門後便裝得乖乖的，一聲不吭像啞巴一樣。

蘇老頭見狀對她倒不像之前那麼兇了，雖然也是冷冷淡淡的，但不再處處挑剔她。而她上桌之後不像之前傻得連口水也接不住，顏氏自然沒理由趕她下桌，但每當她要多夾幾口菜就會被顏氏給撥開，說什麼蘇和正在長身子，而且最近要說親事了，太瘦了不好看，要讓蘇和多吃點。

明明才差半年啊！蘇和長身子她就不長嗎？竟有這種偏心偏到太平洋去的祖母。蘇沐暖心中忿忿，沒想到蘇和夾了一筷子菜到她碗裡，她好感動啊！怎麼蘇丫的記憶裡幾乎沒有姊姊？就算有，她不是看見蘇和在打扮就是看見蘇和的背影，原來二房還是有好人的啊。

然而那口菜她沒吃到，顏氏將菜夾回了蘇和碗裡不說，還罵了幾句，「夾給妳妳就吃，妳姊好心妳就欺負她嗎？」

天地良心！她怎麼就欺負蘇和了？那是蘇和自己夾給她的呢。

蘇沐暖覺得委屈極了，哪裡知道接下來的話才真正讓她氣炸——

「祖母別氣了，丫頭也在長身子啊，若不是她還沒長開，孫公子也不會對她……」蘇和說著說著就拿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眼淚。

我去！蘇沐暖在心裡咒罵一句，這哪裡是好人，根本是綠茶婊！她招誰惹誰了，蘇和沒必要這樣破壞她名聲吧。

幸好後來她爹冷著臉，說外頭都是亂傳的，蘇和為了維持形象才見好就收不再說了。

看見爹娘心疼她的樣子，蘇沐暖在心裡把蘇和罵了無數次，害得她飯後還得向爹娘再三保證她現在病好了，不再喜歡孫安了，爹娘才放下心來。

這事蘇沐暖也是吃了個啞巴虧，外頭傳說她是被孫安拒絕了才氣得去投水。

拜託！蘇丫智能不足，她怎麼可能知道自己被拒絕了？而且她被罵了之後又追著孫安跑，根本就不知道其實孫安非常討厭她，怎麼可能為此自殺？

一定是那些該死的小屁孩傳出去的，為了替自己脫罪。

蘇和是認為她還會去巴著孫安？她還以為這種綠茶婊只會出現在小說、電視劇裡呢……不過她搞不好就是穿進了一本穿越女打不過原住民的小說中，要不然怎麼解釋她都穿來好幾天了，還沒想到發家致富的辦法呢？

這時，蘇沐暖看見一朵大野菇，十分開心，這種野菇可好吃了！

她走上前要挖，卻忽然覺得腳腕一緊，接下來她就頭下腳上被吊在半空中了。

不會吧！人家女主角都可以挖野菜、野菇做出好吃的飯菜，怎麼她來挖就變成這樣？

蘇沐暖想了想，這裡離山徑不會太遠，獵戶不太可能放著陷阱不管，萬一被人截胡了怎麼辦？想必對方並未走遠，還在附近。

她也顧不了自己還在裝傻子了，大聲呼救起來，「救命啊！這是誰設的陷阱？誤抓到人了，快來救命啊！」

蘇沐暖被吊在半空中，身子還在慢慢的轉圈圈，喊完了那段話，身子轉了半圈，就看見有一個人站在底下看著她。

蘇沐暖實在不知道怎麼跟古代人說話，總之，裝乖一點總是對的，「這位大哥哥，救命。」她想了想，還眨了幾下眼，夠天真、夠無辜了吧！

蘇沐暖打量著那個盯著她看卻沒打算放他下來的男子，他穿的不像是讀書人的那種寬袖長衫，也不像是農人的短褐，而是俐落的貉袖。

蘇沐暖想想也是，打獵嘛，穿貉袖是方便些。

「大哥哥……救命……」

然而，不管蘇沐暖說了什麼，那個人就只是盯著她看，一動也不動。

最後，蘇沐暖生氣了，「喂！你這人聽不懂人話嗎？」

那男子的視線往上移，本來是想看看自己綁的繩結牢不牢靠，然後在看見蘇沐暖的襯裙滑下來時，不好意思地別過眼。

蘇沐暖連忙把大腿遮好，雖然小腿肚還是露了出來，可她盡力了，她可沒那腰力，被吊在半空還能彎腰起來蓋好小腿。

「痛……」

男子回神，看見她被綁住的腳腕磨出了血痕，他很快解開繩子，拉著繩子慢慢的把她放到地面上。

他雖然是做陷阱害人受傷的人，但雙眸倒是防備十足，臉色也很冷。

「需要請郎中看看嗎？」

蘇沐暖扯好衣裙，然後看了看自己，除了有些擦傷見血，並沒有其他問題，她覺得沒必要看醫生，「沒事。」

男子沒有太多的反應，只是又問了一句，「真沒事？」

「真沒事，倒是你，我看你穿得不錯，是哪裡來的大少爺？」

男子斜睨了蘇沐暖一眼，淡淡地說：「我不是什麼大少爺，就是一名獵戶，只是今天剛好穿了新衣，之前那件補得不能再補了。」

蘇沐暖聞言便化身為森林巡邏隊，好聲好氣的說：「我還以為你是來自富貴人家才不懂，既然是獵戶，就該知道這裡生長了很多野菇野菜，會有人來摘回家吃，你設陷阱會誤傷人的。」

男子態度未改，只是說：「小姑娘，野菇有毒不能吃，我觀察過幾日，這裡不太會有人來，倒是些兔子、小鹿什麼的常常來，這才設了陷阱。」

太棒了！蘇沐暖偷偷笑了，原來這裡的人還不會分辨能吃跟不能吃的野菇，她就說呢，怎麼這麼多野菜、野菇沒人跟她搶，原來是不知道能吃啊。

男子看蘇沐暖不知在想著什麼，以為她是在為難沒了吃食，他知道有些窮苦人家窮到三餐不繼，便道：「野菇不行，但野菜肯定行，我看過山裡的動物吃過，我幫你摘些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今天摘夠了，明天要吃的明天再摘就好了。」

摘多了就得放著，萬一讓二叔那一家或是祖母看見了，發現是能吃的玩意兒，以後肯定會使喚她每天來摘給他們吃，她又不是傻的。

蘇沐暖把剛挖的野菜、野菇全收拾進小提籃裡，一邊收拾一邊問道：「對了，這位大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男子本來不想回答，總覺得與她不會再有什麼交集，但看她那天真可愛的笑容，他終究還是稍稍收了冷意，「我叫阿逍。」

「阿逍，請記得我常常會來，別再設陷阱傷了我喔！」

尹逍點了點頭，看她道了再見後想站起身，卻一時腿軟又跌了回去，便道：「我還是帶妳去看郎中吧。」

「不用，小小擦傷回去上個金創藥就好了。」

尹逍立刻由懷中掏出了一瓶金創藥給了她，他一向不喜歡欠人，就怕後頭會有什麼麻煩事，她既然不去看郎中，給一瓶金創藥就算是兩清了。

蘇沐暖接過來，打開瓶塞，聞到了類似廣東苜藥粉的味道，「謝啦！」

說完蘇沐暖便緩緩站了起來，嘗試性的往前走一步。

該死，腳還真有點痛，而且除了腳痛，肚子也有些悶痛。她果然很餓，要趕快回家才是。

「我先走啦！」蘇沐暖朝他搖了搖手，然後提著小提籃轉身走了。

尹逍看著她的背影慢慢走遠，冷著的表情突然柔和了起來。

「也不知道住多遠，這樣跛著走好像很辛苦……」他喃喃自語，隨後忍不住自嘲，怎就學不乖，人家不糾纏你不正好？

他之前遇見的如果是這種姑娘，想來就不會發生後來那些不愉快的事了。

尹逍想著今日的偶遇，一回家就遇上了一臉擔憂的母親。

尹夫人沒有明說，只是陪著他進房，房裡早放了一碗蓮子羹。

「先吃一點，一會兒再吃晚膳。」

「好的，母親。」

「你今天去打獵，沒獵到什麼？」

尹逍想了想，笑了，「獵到了人，一個小姑娘。」

「喔？」見兒子笑了，做母親的當然也放心的笑了，而後才想起話中提到的小姑娘，「怎麼樣的小姑娘？」

「很可愛的小姑娘，不過……我害她受傷了她卻沒怪我，只拿了我一瓶金創藥。」

「你怎麼害人家受傷？」

尹逍沒想太多，把今天發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母親。

尹夫人先是一愣，然後掩嘴笑了起來，「逍兒，你都二十歲了，還看不清楚嗎？」

事實上，也不是每一個姑娘都那樣唯利是圖。」

「這世上真有無慾無求的人嗎？」

「自然不可能，不過，也不至於都那樣勢利。」

「母親沒見到，怎知道她不是？」

「我聽見的都是你念著她，她倒是很灑脫的走了不是嗎？」

尹逍傻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他念著她？怎麼可能！

第二天，尹逍又去了同樣的地方，他不承認自己想偶遇那個小姑娘，只承認這裡真的有小鹿出沒，完全忽略他其實更愛用弓箭打獵甚於設陷阱，也沒發現他躺在樹上等獵物的時候，還是不免去留意今天有沒有人靠近。

然而，那個說明天吃的野菜明天摘的小姑娘終究沒有出現，而尹逍的陷阱則抓到了一隻小鹿。

尹逍扛著獵物回家時想了想，那小姑娘家裡窮得要吃野菜了，要不……把這隻鹿做成燻肉送給她壓驚？

他一邊盤算著，一邊擔心那個小姑娘，會不會其實傷處不像表面上看得那樣輕？要不今天怎麼沒出現來摘菜呢？

蘇沐暖的確是躺在床上起不來，但不是因為傷得過重。

初潮？她疼得臉色發白，蘇丫居然快十五歲了才初潮？

上輩子的她身體健康，最被閨蜜們羨慕的就是生理期的時候她除了不能下水，其他都跟沒事人一樣，這是她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生理痛。

肯定是因為蘇丫營養不良，現在這身體是她在用的，她會花心思好好調養。

古代沒有紅糖，要不然現在如果能喝一碗紅糖水或紅糖薑湯，肚子一定會舒服許多。

但想了想蘇沐暖就作罷了，古代的糖應該是很貴的，就算有糖，那個什麼都只給二房的祖母肯定不會讓她喝上一碗，她又不是蘇和，昨天她還看見蘇和把紅棗當零食吃呢。

不過不被祖母惦記著也好，聽她的語意，好像把蘇和養好了就能許門好親事，好親事是什麼意思？不就是要聘金嗎，所以嫁不出去的蘇丫才會一直被祖母說是賠錢貨啊。

葉氏端了一碗冒著熱氣的熱湯進來，蘇沐暖懶懶地由床上坐起來，用力的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娘，妳端了薑湯嗎？」

「嗯，是紅棗薑湯。妳之前落水醒來後，郎中說妳身子本就性寒，得養養，現在妳又來了初潮，更該調養了，來，喝了。」

果然世上只有媽媽好，有媽的孩子像個寶，蘇沐暖端著紅棗薑湯小心地喝著，喝了之後暖胃又暖心，肚子也好像真的不那麼痛了。

「娘得去做晚飯了，妳爹及大哥應該快回來了。」

「好，娘先去忙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」

母女倆話音未落，蘇沐暖就看見顏氏一臉兇相的走了進來，暗自叫苦，這人一看就是來找碴的。

她低頭看了看自己捧著的碗，娘應該不會傻得拿公中的紅棗及薑來煮湯給她喝吧？

「老大家的，妳給丫頭喝的是什麼？」

「婆母，郎中說丫頭落水身子得補補，這是紅棗薑湯。」

「妳哪裡來的紅棗？哪裡來的薑？」

葉氏再怎麼傻也不敢拿公中的東西，本來是很有底氣的，但因為長久生活在婆母的淫威下，總是唯唯諾諾的，說出來的話便覺得有些心虛，「就灶房木頭櫃子裡放著的。」

「既然是灶房的，妳拿的時候有問過我嗎？」

葉氏見婆母似乎想賴她偷東西，立刻解釋，「婆母，那是上回阿大去給雜糧行的張掌櫃打零工，走的時候張掌櫃給他的，回來我們繳了六成到公中，那些是我們自己剩下來的。」

「妳撒謊，我前幾天見公中還有一大包呢，倒是妳說妳自己留著的我可從來沒見過。」

「婆母，妳不能這樣，公中的弟妹早就用完了，平常她煮的時候沒分一點給我們，我們也不要緊，想著自己留了些，怎麼現在卻成了公中的了？」

蘇沐暖氣得險些要砸碗了，平常二房的人懶得做事，三天兩頭藉故不下田就算了，現在連他們大房的東西也要硬說是公中的？

外頭，蘇大剛回來就聽到了爭吵聲，正要往蘇沐暖的房走去。

一起回來的蘇老頭聽見妻子又在罵媳婦，要把所有人都叫到廳裡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便讓蘇愷到後院喊人。

蘇沐暖身子很不舒服，可是看著葉氏低著頭被喚到前頭去，總是有些擔心，她出聲喊住了蘇愷，「大哥，我也要去，你扶我好嗎？」

「妳身子不舒服就躺一躺，沒事的。」

「沒事？事情可大了，爹娘肯定要吃虧。」

蘇愷聞言嘆了口氣，頗無奈的往廳裡看去，「不吃虧能怎麼辦？爹娘重孝，這種小事他們只會忍。」

「所以據理力爭也沒用？」

蘇愷搖了搖頭，他不是沒抗爭過，可結果如何？首先敗下陣來的總是爹娘。

「祖母……我是說咱們的親祖母，是生了爹之後難產血崩過世的，所以爹一直覺得自己是蘇家的罪人。可祖母難產又不是爹的錯，再說了，他這般忍讓，得到好處的是誰？是二叔他們一家。二叔都不是咱們親祖母生的，爹爹才是啊！你覺得如果咱們親祖母知道了，會希望爹這麼委曲求全嗎？」

「這也沒辦法啊。」蘇愷知道這是無解的問題，「妳以前因為生了傻病，爹娘特別疼妳，也就為了妳他們還可能跟祖父、祖母爭一爭，其他的委屈他們怕是只會吞了。」

「不行！看來如果不分家，咱們不會有好日子過。」

蘇愷何嘗不知道，但祖父還活得好好的，若不是祖父主動提起，由爹提起那就是不孝。

「雖然爹娘疼妳，然而這種事妳可不能說，免得惹爹生氣。」

「我說了也要他們同意啊！以咱們爹娘這受氣包的個性，忍都忍這麼些年了，就算不生我的氣也不會同意分家的，可不分家，你看看，家裡的活兒都是娘在做，田裡的活兒都是你跟爹在做，二房在做什麼？那個蘇和還天天吃咱們家攢下來的

紅棗！」

蘇愷安撫道：「蘇嘉就是個不學無術的，在外遊手好閒，在家就喜歡拿我出氣，他不去下田最好，省得我見他也鬧心。」

「你說……他喜歡拿出你氣？」

「有時在外頭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，回來就找我撒氣，幾次都因為小事就想打我。」

「他還想打你？」

「妳放心，妳大哥我身手可比蘇嘉好多了，他打不著我。」

蘇沐暖沉吟了一會兒，露出了笑容，「大哥……」

蘇愷低頭看了她一眼，看到妹妹的笑容，愣了愣，「丫頭，妳在想什麼？」

「下回蘇嘉再想打你，你就讓他打，但你得讓他打那種一打就會見傷的地方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比如手、腳、臉啊！那種一打就會有瘀傷，而且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，小心的避開胸、腹、背。」

「我為什麼明明躲得過還要自討苦吃？」

「大哥想分家吧！咱們大房得分家才有好日子過，分了家，爹跟你辛苦掙的錢才是咱們自己的，不用分給好逸惡勞的二房。」

「我假裝讓他打一頓就行？」

「嗯，其他的交給我。」

「好吧，聽妳的。」

妹妹以前是傻的，所以蘇愷已經習慣照顧她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妹妹第一次要求他做事，他竟然下意識就服從了，是因為他第一次在妹妹的臉上看見這麼邪氣的笑嗎？

「現在，先扶我去廳裡吧。」

蘇愷及蘇沐暖來到廳裡時，正聽見他們爹娘認栽，承認紅棗及薑都是公中的。

蘇沐暖知道她能據理力爭，但說了有用嗎？所以，她得反其道而行。

看顏氏那表情，分明是得逞了還不滿足，想藉這個機會敲打葉氏一頓，蘇沐暖半轉過身，用力地瞪大眼，瞪得眼皮痠了也不闔上，不久之後雙眼泛紅，眼眶濕了。顏氏正想開口讓蘇大拿錢來賠給公中，就聽見一旁傳來了哭聲。

坐在旁邊一直不發一語的蘇老頭皺了皺眉頭，實在是因為這個哭聲有點吵。

「怎麼了？怎麼哭了？」葉氏心急地跑到蘇沐暖的身邊，以為她身子不舒服。

「娘，什麼叫公中啊？為什麼祖母說妳拿了公中的東西還罵妳？」

顏氏不疑有他，尖聲說：「公中都不知道，活該妳是傻子。公中就是咱們蘇家公用的，只要是蘇家人，不管是做田裡的活兒，還是自己去外頭做事所得來的東西，都要繳一大部分進公中，餘下的才是你們自己的。」

蘇老頭沒像妻子急著回答，他望向孫女，總覺得這個傻丫頭好像不太一樣了，至少……說話好像清楚多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原來都是我的錯。」

聽蘇沐暖沒頭沒腦的認錯，蘇大及葉氏都不明白，「怎麼這麼說呢？」

「昨天我見姊姊在吃紅棗就饑了，娘一定是看見我饑得流口水，才會煮紅棗薑湯給我喝吧！我想著爹有下田、爺爺也有下田，那麼姊姊能吃的我應該也有一份，我不知道那是二叔家自己的，都是我的錯，害爹娘被祖母罵了。」

一聽女兒罵自己，蘇大心疼了，女兒初潮痛得臉色發白，妻子才煮了碗紅棗薑湯給她喝，這在其他人家，只要買得起紅棗與薑的，誰不會給自家的閨女補一補？畢竟身子補好了，將來生個胖娃娃才沒問題，姑娘家總要嫁人的，能生孩子在夫家才有地位，補一補又怎麼了？

更何況那紅棗及薑真的是他掙來的，他方才是不想鬧得家裡不寧才認錯，現在自責的卻是他的寶貝閨女，他心裡怎麼過得去？

葉氏最是知道女子補身的重要了，也只是默默掉眼淚。

顏氏最討厭人哭哭啼啼，見蘇沐暖哭得這麼大聲，就要開口斥罵了，可一轉頭就看見蘇老頭皺眉盯著蘇沐暖看，一點也沒有罵人的打算。一時覺得事情不尋常。蘇老頭看著蘇沐暖，她雖然沒有明說，可是說了他下田。她爹也下田，卻沒說她二叔有下田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代表公中的錢，她二叔可沒貢獻多少。

再來，她一開頭說了看見蘇和在吃紅棗，可全家上下誰不知道那些紅棗及薑是老大帶回來的，公中會有、大房會有，就是二房不該有，蘇和吃的紅棗不管是誰的都不對，吃了大房的是侵佔，吃公中的，那蘇丫為什麼不能吃？

更何況蘇丫才落水，喝點紅棗薑湯要被罵，說出去不得讓鄰居給戳脊梁骨戳死。蘇老頭動了氣，不只氣蘇沐暖的話，更氣他無話反駁，開口口氣便不好，「好了！哭什麼？晦氣！」

蘇沐暖聽到這裡連忙止了哭聲，可咬著下唇的委屈樣，還有忍著哭聲抽氣的樣子，都讓蘇大夫妻心疼得紅了眼眶。

蘇老頭見妻子得意地準備說話，先開口打斷了她，「不過是一碗紅棗薑湯，丫頭前陣子落水也得養養，總之那些紅棗是老大去打零工賺來的，就都給丫頭補身子吧。」

「什麼？老頭子，丫頭傻了你也跟著傻了嗎？喝了的就算了，剩下的還要全給他們？」

「要不然呢？妳想喝，也去落水死一回，我就去買一斤紅棗給妳慢慢補。」

「呸呸呸，老頭子你咒我啊！」

蘇老頭懶得再說，轉身就要回房，「快些去做飯，回家也沒飯吃，妳在家裡都在做什麼？」

顏氏聽了這話氣得不得了，跟著蘇老頭回房理論去了。

葉氏抹去眼淚，把蘇沐暖交給蘇大，「我得快點去做飯，丫頭交給你。」

「嗯，妳去吧。」

蘇沐暖可不滿意，她本來想玩個委曲求全的，祖父這一招不就又讓爹想著他的好了嗎？雖然那些東西本就是大房的，但爹愚孝，可不會這麼想。

在蘇大及蘇愷扶她回房時，她又說了，「爹，不是我們的我們不要，我身子怎麼樣沒關係的，別讓祖母有話可以拿捏你們，如果要害你們被祖母數落，我寧可病死。」

蘇大一聽氣了，「妳怎麼說話的！什麼都沒妳身子重要，怎麼能說妳寧可病死。」

「可拿了公中的東西，爹娘在祖母那裡肯定有苦頭吃，我不要。」

蘇大為了安撫蘇沐暖，只好說了實話，「那不是公中的，那是咱們家的，只是爹不想吵得家裡不得安寧，所以才不反駁妳祖母。」

蘇大本是打算安撫女兒，可是真把話說出口，突然又覺得委屈，東西本就是大房的，用了無端被罵，現在拿了東西還要被數落，的確，還不如不把東西給他們，之後還能輕鬆些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事還惹得閨女自責，連寧可病死這種話都說出來，他這個爹真沒用，他忍是活該，可閨女怎麼了，沒必要讓她也忍啊！

見蘇大不說話，蘇沐暖知道效果達到了，今天可以到此為止。有時痛久了會麻痺，她可不能讓她爹一直痛著，要讓他復原一下、痛一下，復原一下、再痛一下，這樣才能累積他的不滿，最終選擇分家。

她知道在古代雙親尚在卻提分家的確是不孝的，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，她得讓眾人知道事實，這樣他們分家之後就連外人也不會指責他們，還要讓爹在愚孝跟生存之中做出選擇。

直到回房，蘇沐暖都沒再說話，只是躺回床上時給了蘇大甜甜一笑，「爹爹，我說錯話了，爹爹別生氣好不好？爹爹生氣我這裡會疼的。」

蘇大看見蘇沐暖捧著心口說出這樣的話，頓時心都軟得化為一灘水。

「爹爹沒生氣，妳好好養著，晚飯就別上桌了，我讓妳娘盛一些，妳在房裡吃。」

「好，謝謝爹、謝謝娘。」

蘇愷在一旁看著，終於也放心地露出笑容。剛才在廳裡演的那一齣他看懂了，幸好爹娘太疼丫頭，沒看懂，被丫頭給繞進計劃裡了。

大房那裡父慈子孝，和樂融融，而蘇老頭及顏氏那邊可沒這麼平和，顏氏一回房就罵蘇老頭偏心。

蘇老頭沒好氣的抬眼看了妻子一眼，「那紅棗真是公中的？妳應該比我還清楚吧。」

顏氏一時啞口無言，蘇老頭接著說了，「老大媳婦嫁進來二十多年了，她會不會拿公中的東西我會不知道？」

「那、那老大自己都承認了，你幹麼還把東西還給他們，和丫頭可愛吃紅棗了，公中的那份不就都她吃了嗎？我想著大房那一份放那麼久了，要是放壞了，還不如給和丫頭吃。」顏氏底氣不足，所以說得有些結巴。

「妳懂什麼，妳沒見那傻丫哭得老大心疼，狗急了還會反咬一口呢！妳把老大逼急了，他萬一像老二一樣不下田，咱們一家吃什麼？我把東西還給他，傻丫現在正需要這些東西補身體，給點好處他才不覺得委屈。」

顏氏想到家裡的活兒不少，若沒了老大媳婦，那她可累了，老二媳婦指望不上的。

「這一回就算了。」顏氏也只能同意，要不然還能如何？倒是蘇老頭把方才在廳裡的事想了又想，覺得傻丫有些怪。她之前連話都說不完整，可溺水過一回後，雖然還是一臉傻樣，但現在不管何時看見，她都是乾乾淨淨的，不像以前總是不一會兒就像從泥地裡撿起來的一樣，還有說話的樣子，之前蘇丫說話就跟七、八歲的孩子一樣，他也沒想太多，現在看起來，她頂多……像一個不符合她年紀的孩子，但絕對不是傻的。

「老婆子，妳覺不覺得傻丫的傻病其實已經好了？」

「傻病好了？你見過快十五歲的丫頭說話還像她這樣像個孩子的嗎？」

「我覺得她說話比以前清楚了，雖然還是個孩子，但她總有一天會長大，不再傻下去。」

顏氏冷哼一聲，就傻丫那樣子，要等她「長大」怕是她都先老了。

「前幾天她帶著一籃子的菜回來，我還以為她偷錢去買的，結果妳知道那是什麼嗎？是她摘的野菇及野菜。她若不傻，摘些不能吃的東西回來做什麼？還跟老大媳婦說想炒了吃呢！」

「喔？後來呢？老大媳婦有給公中一份嗎？」

「那東西又不能吃，給公中做什麼，傻丫是傻的，但老大媳婦可不傻，最後那些東西都丟了吧。」

蘇老頭想，他可能真的想太多了，連野菇及野菜都想吃，這傻丫的確是傻的。